

我欠了老皮一笔债，我知道，这笔债我无法还清。

老皮是我的朋友，他和我一样喜欢文学。

老皮写诗。

那年秋天我的小说获了省级奖，资金虽然不算丰厚，但它足够我偿还以前因生计而积压下的那些借贷。那天一领完奖我就跑回邮局，把奖金分成三份寄给三个曾生活在我身边如今又去了天涯海角的朋友。走出邮局，我轻松异常，口袋里剩下十元钱了，一张巴掌大的纸币，它真正地属于我。

有时，一个人拥有十元钱也是十分快乐的。

我将阳光扯在手里，然后，又乘公共汽车回到我居住的旅馆。我对为我提名的那个编辑说：“今晚我请你吃顿便饭。”

编辑笑了，点点头。

我这样做绝没有半点的虚假，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位编辑不止一次地帮助过我，我想感谢他一下，没有什么地方过分。我们在一起吃过很多次饭了，当然，每次都是他花钱。所以，这次我强调是我请他。

就在傍晚的时候，老皮头发蓬乱地找到我。

老皮在长春一家地质学校读书，我们因搞文学而相识多年，老皮的家在农村，是他们那一带唯一的一个做成大学问的人。老皮的诗曾一度风靡全国，可他和我一样，也许因为挥霍也许因为仗义也许因为其他别的什么原因，活得也很清贫。

老皮马上毕业了，他在等待分配。

老皮找到我，他黯然地对我一笑，说：“祝贺你。”

我们握手。

我说：“没什么。”

他说：“一身轻了。”

我说：“轻了。”

他没接着说下去，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他才又讲：“我想回老家一趟。这几天，心里总像有事，不知家里会发生什么，等上班了，怕就没时间了。”

“还有钱么？”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很多时候，这句话是怎样滑出双唇的我们都无法意识到。我是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还有钱么？”我问。

P

月光城 小小说

于德北

朋友

“没了。”他答。

我一下子窘迫，脸腾地涨红，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放在内衣口袋里的十元钱也缩紧了似的，一动不动地靠着我。我知道，自己紧张了。我看了老皮一眼，他正低头看着地上的某个东西。我使劲扯了扯整齐的衣襟。

“早来一步好了。”我说。

“没事。”他说。

我看了一眼天，为了掩饰什么。老皮也看了一眼，无声无息地转过身去。老皮走了，好远好远又回过头来说：“我今儿晚车走。”

老皮疲惫的身影走到街头才折向左边。

我挥了挥手。

我撒谎了。

我没过多地想这件事。

晚上，我和那个编辑如期去吃饭，我俩坐在西安桥头夜市的一张圆桌旁，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俩吃了两盘鸡爪一盘豆腐干一盘骨架四瓶啤酒，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的消费十元钱远远没够。那位编辑对我说：“算了，还是我请你吧。”

他宽容地掏出二十元钱交给摊主，我们歪歪斜斜地踏月而归。

第二天，颁奖会结束，大家散伙回家。

我也回家。

我依旧没有过多地想老皮。

我以为老皮不久便会写信来，他每次回家都是这样，慵慵懒懒地写几个字，道一声平安。这次没有。又过了几个第二天之后的某一天早晨，我的房门突然被人用力推开，另外一个熟悉我也熟悉老皮的朋友惊慌又悲痛地告诉：“老皮死了！”

老皮无票乘车，乘警抓他时，他跳车了。

我蓦地痴呆，好久，一颗泪滴流过我的面颊，我知道，老皮的车费只需九元七角。

我把那张还没来得及花掉的十元钱拿出来划根火柴烧了，从朋友迷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这个秘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收藏着。

只有我一个人了。

老皮。

## 小园

陆游

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

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

## 秋怀

陆游

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碧花。

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

我个人特别喜欢小园，种花、种菜都是风景。只可惜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打理，以致我楼上的小园，总不太能留住春花秋月，不过也始终绿荫冉冉，我也要学古人“小园尊酒答年光”，对每一季的花和叶，是要答谢的。

理想的家是要有园的，园在室外，是承接天光的好地方。园外是公共空间，再怎么着，都感觉不是自己的，而园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对它说：你的风光都是我的。即便外面更大的空间，也可能为你所有，比如它是你的田，但园的不一样是，你可以日夜对着它，可以将你的卧具搬到园里，夜晚让星星落到梦里。

园一般是有围栏的，抑或矮墙，抑或篱笆。围起来的园很像人的心，所以心跟心感觉

很近。“小园香径独徘徊”，这是晏殊的小园，消解了一个贵族宰相许多的闲愁；“占尽风情向小园”，这是林和靖的小园，里面种的都是梅花，小园是他的精神陪伴；“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这是白居易的小园，园里漫步可以代替到野外赏景。

古人有许多写小园的诗，以陆游的最多。他晚年退隐家乡山阴，把放下的和放不下的，都暂交给了小园。这两首陆游的小园诗，可以让我们名副其实地去游园。

“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园子的好，还有一点，园子是我们跟邻家之间的一个过渡。没有园子，离得太近，不好；离得较远，可没有园子，又少了关联。邻里有很多交往是在园子里完成的。南方多的是桑柘，园子周边也不例外。“一径斜”，这是园子里的小路，也指通向邻家的小路。“斜”有悠长的味道，在审美上也意味悠长。

“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这样的乡居生活，美又接地气。“卧读”很闲适，何况读的还是陶诗，居园田读园田，感觉是在找归园田的样子。外面下小雨了，好吧，去地里锄瓜了。这个，我有体会，下点小雨，锄地，墒土。

这两句是得了陶渊明的意，陶曰：“既耕亦已种，时还

L

月光城 随笔

仇媛媛

陆游的小园

读我书。”耕与读确实是完美搭档。

小园是种出来的，要有劳动上的付出。除了种瓜，陆游的小园里还种了什么？当然，栽花。“土松花意活”，这在为花松土，花舒服了，才会绽放。“云里溪头已占春，小园又试晚妆新”，是写小园里的梅花开了，原来小园在试晚妆呢。

除了种花还种树。“绿李黄梅尽手栽”，关键要亲自栽植，种下情感就会生长情感，多年后对着自己种下的花树，感觉是不一样的，美的丰富度、生命的丰富度，都增加了。

随着投入的更多，小园的范围也在拓展。“小园新展西南角，挂树青萝百尺长”，这次栽的是青萝，瀑布似的挂在树上。总想给小园很多，给自己很多。

风景会引来风景。“春光满地鹿忘去，夏木成阴莺自来。”引来莺不稀奇，引来鹿就稀奇了。“鱼行水际汀苹动，麝过林中野草香。”竟然还能引来麝，这也只有过去的自然会这样，有能力收藏大自然的生灵，现在差不多一穷二白了。

有了这样的园子，精神的风光也丰富了，“清泉白石皆吾友”，为什么在园里能流连很久，都可以带来心灵的愉悦，还可以学古人枕流漱

石，或枕石漱流。“堪笑山童渐饱食，时时走报一花开”。呵呵，这个很逗，很喜乐。家里的童仆不时地来报，哪哪的花开了一枝，成了报花童，为什么呢，饱食了主人家的饭，总要做点事吧。诗人的心也被报得开了花。

不能辜负。“觅句有时携笔砚，遣怀随事具杯觞。”在小园里走走逛逛，诗句不时地就来访了，笔砚让书童携着，随时捕捉。对于有山河之忧的诗人来说，隐居不是本意，也有迫不得已，一腔忧愤有时是难以平复的。所以要遣怀，要拨愁，可以借了杯酒，可以借了园景。

陆游的小园诗很多，所以就多引用了一些诗句，等于顺带看了其他的园景。

小园不小，它汇聚了诗人的精神风光，也盛放了诗人的用世之心，俯仰之间，小园既是一个微世界，也是一个大世界。微到它在你的目光之内，大到它在你的心象之外，铁马冰河入梦来。

对于今天的你我，可以只领取风景之美，将它作为自己的一个憩园，因为这个园在心里，我们随时都可以到达。

记住，对你最最有用的，是身边的园、心里的园。